耳談類增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三目錄

文尊篇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三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晟　伯成
　　　唐景　叔永　梓

文蕁篇

宋義

偶從金陵肆蒐得王房仲士驌所梓宋義一書乃宋制義也房仲謂家藏千首刻僅什一今觀其文皆簡淨透徹不尚繁蕪弘正之制瞿唐諸家近之今義制自宋學士柱股牽合猶張衡賦塡維衍漫不似楊馬長才直寫意盡而言止也吾家伯固全似其制幸拔者得之驪黃之外貽代距宋五百年流傳必屢好古之家滙集不足多異今錄數首節用而愛人曰財不傷則民不

害財之用不節則取於民者無度矣吾之所以節其在已者正以厚其在人者耶此夫子云云之說夫用之不節非有意於害民其始不過侈在我之欲而已始也侈我之欲以為用至於用廣而財匱則其勢不得不厚歛於民吾之費愈多則民之力愈屈雖無意於虐民而民自虐矣故為人君者不可外節用以為愛民之事為君子者亦不能外節用以立愛民之說民吾所自有也財之在民者即財之在我者也有心於愛民者寧薄於已而薄於民不敢薄於民而厚於已故節用以足用不惟上足而下亦足矣在我之不節而於民不免乎虐取亦何異人知愛其身而反縱欲以傷其生哉善乎易之言有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用之說吾請證之以易孔子於鄉黨曰聖人身與道俱故無寓而非道凡桑梓必敬之地聖人未嘗致僞於其間也

此云云之意夫鄉黨者父兄宗族之所處也聖人與道相忘故雖鄉居之日無適而非道在陳則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聖人何嘗於鄉黨而忽之哉鄉人飲則杖者出鄉人儺則朝服而立道之所寓聖人不容於鄉黨而輕變之也鄉黨一書皆孔門弟子記諸言動豈於食息升降之頃而不形容其道之所寓哉恂恂似不能言此正聖人鄉居之真情也吁欲觀吾聖人之言動宜於鄉居時求之徽宗皇帝御製為君難曰以一人而受天下之託則所任為至重以一身而供萬物之求則所應為至博任至重而應至博豈不難哉此為君之所以為難也夫肇造之初祖宗營之既難於創業既治之後子孫保之又難於守成又況仰事上帝而有難諶之命俯綏四方而有難保之情而邦之廢興特在一言發號施令得無訒乎且貴者易以為驕富者易以

為修處富貴之極而以禮制心又人之所難能也且舜大聖人也而受命之初諸難不忘於歷試成王真賢君也訪落之際多難猶恚其未堪則后之克艱固可知矣然聖人靜而與道俱則固無難也出而同凶吉吉凶之患則人之所難不得不難惟其難故卒於易若易而處之則難將至矣不然則七月之詩何以陳王業

宋紹興進士題名記

滁陽大中丞常公入石藏有宋朱文公紹興十八年題名記滁守張明道索以勒石醉翁亭後文公中五甲九十名小錄云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九月十五日生外氏祝偏侍下第五一兄弟無人一舉娶劉氏曾祖循故不仕祖森故贈承事郎父松故任左承議郎其郡其縣鄰王鄉三桂里父為

户又註文公云我只作七八篇時文便登第又云我自十五六
時知試官無學問又云一箇試官我輩拜兩拜他叫罷回兩拜
略知道理又云我尚當時就舉伊川不求登第其制二月十八
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賦論策三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二月二十五日引試御試有初
考官尚書三員復考官又尚書三員又有詳定官尚書等三員
四月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
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釋褐十八日赴期集所有題名小錄四
月二十六日依令賜錢一千七百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
日就法慧寺拜黄甲叙同年五月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
先師鄒國公其日立題名石刻於禮部貢院賜狀元王佐等聞
喜宴于禮部貢院一甲五人二甲十九人有五甲中十八人稱

玉牒所又云宗正寺玉牒所則皆趙氏宗也今代如吾友靳之叔美叔衛豫章之元吉君霖皆可唾拾青紫惜使之如陳思空懷自試耳今錄其御筆手詔門下一道曰朕惟自古聖王之治莫先於得士而國家科目之設最為周密往者宇内多故猶不忘三年之舉矧今疆埀日靖學校興行人知鄉方顧不能率厥舊典綱羅群材虖可令有司蒐取茂異咸與計偕朕將試之春官親策于廷縻以好爵幾有益於治道布告天下體朕意焉又御試策一道朕觀自古中興之主莫如光武之盛蓋既取諸新室又恢一代宏謨巍乎與高祖相望埀統皆二百祀朕甚慕之今子大夫通達國體咸造於廷頤聞今日治道何與補可以起晉唐之陵夷何馳驟可以接東漢之軌迹夫既抑減宮之銳謝西域之質則柔道所理必有品章條貫要兼創業守文之懿視

夏康周宣猶有光焉固子大夫之所蓄積也其著千篇朕將親覽

元録程文

嘗在金陵購得元試録二本板刻甚精久而失去幸友人録得一篇因刻於左至正庚寅江浙鄉試三場程文　四書疑　第十二科　論語記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又曰作者七人矣七人即逸民歟微生畝晨門荷蕢荷蓧以及接輿沮溺亦作者歟乃不以逸民稱之何也柳下惠為士師矣槩謂之逸民可乎其詳言之　第一名周祐　對論語記逸民有七皆一世之高士聖人則有稱賛品列之言焉記隱者又有七人亦皆一世之高士聖人或有惓惓接引之意焉今固不可以作者七人而同之亦不可因柳下惠為士師而疑之也請詳

言之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夫子於伯夷叔齊則謂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於柳下惠少連則謂之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於虞仲夷逸則又謂之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是七人若非隱遯不汙則同而立志造行則異故聖人稱贊而品列之同謂之逸民宜矣若微生畝晨門荷蕢荷蓧接輿沮溺集注皆謂之隱者若夫子於微生畝則警之以疾固於荷蕢則曰果哉末之難矣於荷蓧則使子路反見之於接輿則欲下而與之言於沮溺則憮謂天下有道則我無用變易之獨於晨門則未及釋其不可而為之者語於丈人則謂之隱者而朱子皆以是稱焉則聖人亦或有惓惓接引之意皆以為隱者亦宜矣彼其為作者七人集注已謂不可知其謂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是不可強求之也柳下惠雖為士師然不能

枉道至于三黜則遺佚阨窮其為逸民亦無可疑也合而論之夫子稱贊品列之者蓋所聞一世之高士故稱贊之為逸民足矣有惓〻接引之意者蓋夫子與子路所見當時之高士也故欲抑其過引其不及不使其但為當時隱者而已也若作者七人宗子既謂不可求其人柳下惠為士師矣今既已謂之逸民則其意斷可識矣何敢贅

神禹碑

李太保繼寓居金陵時購砌石有二石厠群石中槌鑿之次覺有字形滌去泥土則南岳碑神治水告成之文也始以承帝曰嗟絲于寓舞永奔凡七十七字大駭異之而詢所自本出大宗伯湛源明先生所搆新泉書院時江陵相當國盡廢天下書院此院在廢中石遂入匠以砌石售而匠不知或謂宗伯載自衡

山或謂楚直指使某為宗伯門生所載至即岣嶁峰碑也吾嘗遊南岳見衡郡朱靈洞長沙岳麓書院皆有碑不佳以石理失賦而工拙也夙已聞惟岣嶁峰碑最佳及登其峰覔碑不得豈昔有而今移置即此碑也乃其為朱靈洞碑誌已載唐守嗔其以椎搨厲民椎墮入水昌黎先生亦有千搜萬索不可得之句固知昌黎未嘗登岣嶁即如青蓮工部皆久峰下而皆未及登一寄之吟詠以信後世上古之事若存若亡無徵可信獨喜此碑頭從朗哉汝修元瑞諸君集太保宅細玩制古畫精石搨皆好為諸碑之最元瑞直謂為岣嶁峰碑無疑今太保嵌置家園當與礪砮共傳為世至寶然其始不落傖父手而入太保家必有鬼神呵護六丁追取不偶然也太保自有識

弘治壬戌世講錄

弘治壬戌世講錄乃大司成永康程公文德所重刻内新建張相國之祖太守公封大學士元春與予叔祖黎政公贈尚書濟叙世再傋即予丘壑名亦贅及焉始予遊南雍相國任少司成謬以濞技賞譽一見即問見此錄否予對未也後謁相國於紫薇殿始得見於齋閣序文即出程公手議論感慨有秦人於末造思孝公之意嘗讀數過記其梗槩因錄於此曰　孝皇之世藻海内外旣庶且豐文恬武熙士大夫率以名節相砥礪禮義相綱維一時碩輔名賢肩背相望其時所取士以壬戌乙丑爲尤盛功在社稷澤在生民夫錄以得賢爲重則以遺賢爲恥宋戊辰之錄其存也以朱文公丙辰之錄其存也以文信侯豈在世講哉然揚名公之烈以虎盖張湯之雲以安世亦在乎其子孫此錄所以稱世也

雲麾將軍碑

良鄉縣有雲麾將軍碑極佳爲學博其瘞爲柱礎而閩人董生適見之痠痛不已言於宛平令李襲美蔭〻固詞人之雄即委曲寓書於其令博輦致嵌其署壁間扁曰古墨齋黎惟敬王敬美皆有記亡友丘謙之嘗爲予談又謂碑碎文理不續今督府梅客生剪湊成四言詩製冊益佳可誦数賢集而破壁重光不落比秦博士焚書之手大奇矣而董生實爲津梁故事必有遇不然尫碎矣

說賁卦

讀闇然堂集說賁卦喟然而嘆世之治獄不以文致其罪者鮮也此所以削木期勿對也因錄之理民者當各書一通置座右庚有省焉曰衛長公一日爲余說賁卦象曰山下有火君子以

明庶政無敢折獄夫貴道之大至於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獨於折獄乎重之何哉盖貴者文飾之謂也修明庶政可用粉飾之具若獄則專用情實耳苟恃其明而加文飾非情矣故古之言刻覈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罔弄法曰舞文凡獄之敝未有不起於文者史稱蕭何爲吏曰文無害曾子之告陽膚曰如得其情君子察於情與文之間其於治獄思過半矣易之爲慮深哉

甘露軒記

刑部福建司軒曰甘露爲郎湘潭周公題相傳爲前郎貴溪江公以潮時甘露降於軒栢而不得其事即周公以名題耳萬曆庚子夏郎四明馮公若愚方與其寮江右曾公如川胡公汝煥文安王公應期咨問間忽胡公胥報曰署墻倒有石碑焉呼視

之乃江公甘露記也石僅三尺許因命移砌軒前照壁記略嘉靖癸卯春三月坐曹治事因行栢樹下廹視之見珠焉摘取手黏色近黄而瑩舐之味甘膏塗蜜酒實釀鮮栢凡六株皆然云爾此因　肅皇帝享年之徵而亦江公治獄亡害之符然當是時尚祥瑞公卿或有以贋諛者而公不以奏但謂無因而致為已惡焉則其勁正不阿之氣與露華並可掬而攷益可知矣迄今五十有八載石湮而以馮公復出馮公方懸秦鏡以治獄膽可照而又常求其生安知司幽者不謂馮攷循江攷而石露猶栢露乎且三槐既可為高門期則六栢自可成刑省瑞其必然矣語畢而石躍出仁賢聚而感應如桴鼓怪哉馮公後題石後略曰刑天道也亦曰刑義立井示勿陷也守刀示戒也古者幪巾服象遐哉邈乎輕重大小有權是矣天心好生黄雲之占為

刑平不爾則為詩之含露詩曰燁燁震電不寧不令言不令則不寧也此謂象徵戒之哉天人感應之間良有不容爽者嗟乎数語於祥刑儆丹青之訓矣予耳獄冤甚多不惟郡邑好文致盜以成最課而以刻棘鍜聲固其常也不過鉗以三寸柔翰而實羅刹之獄鵂亭之鬼何處無之睹此泠然灑然請公甘露沁我心脾哉不必徵栢上矣

山海輿地圖說

圖為今少司空趙公所命繪而勒石吳郡復序其端語妙矣因錄之曰夫自混沌既開玄黃攸剖圓蓋上覆方輿下持人以眇焉之身託處其中如一粟況海與知幾何皇王迭興觀天察地周至曲評然所轄中土可以步計即疆度分野幷乎有辨第海以內耳彼其人縱神聖其耳目心思所及止此也乃今茲圖所

載中國幅員僅如丸彈而海以外殊方絕域廣漠無垠山名水
號寡聞罕覯至謂天頂不動衆星七千年一週而以十重包地
三十六線一線三百六十分總七萬二千里其論視渾天周髀
與四洲三界等說更爲浩瀚夫人非章亥烏能步其短長帝非
金輪安能周其廣狹若茲圖者是耶非耶吾誰使正之抑聞莊
生有言計四海之在天地閒也其猶礨空之在大澤乎蓋以理
推而逆天地之無窮也則茲圖所載何謂無有要之存而不論
可耳勒石何居嘻有說焉天地無窮吾心之體亦無盡而醯雞
井蠹之流往往自隘其心故勒茲圖引之使遊無畛之域當必
有見於天地之閒堯舜揖讓猶杯酒也湯武征誅如奕棋也周
孔之該博金牛之一體耳夷由之特行崑岡之隻玉耳而況數
聖賢而外挾沾沾之善負戔戔之學者方求自盡吾心之不暇

而奚暇自多為向海若之所笑歟噫上士得心而忘圖中士因圖以悟心斯余勒石意也萬曆丁酉夏月吉督撫江南兵部右侍郎巴郡趙可懷書

來鳳塔記語

塔文為今學士曾先生作於艱貞之理發揮最深因錄其槩曰泰之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夫平陂往復似為氣運之必然聖人不此之憂恤而信艱貞之必有福乃知諉之於氣運者氣運始是以主禍福危若其心正固其謀以挽氣運於將然則有平无陂有往无復可以常食其福於不替故伊尹佐成湯矣又艱貞於太甲之朝遂綿六百年之商周公佐武王矣又艱貞於成王之朝遂綿八百年之周此豈非以人事挽留氣運之左驗歟不然商周之得天下其功德

豈遜於夏禹哉而何享治長久之相遠也

彌勒勸孝偈

堂堂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彩粧成非是檀香雕刻只看在世爺娘便是釋迦彌勒若能供養得他何用別作功德今因父母所生且道你身何得母娘十月懷擔多少辛勤勞役及其坐草之時性命懸絲危厄須㬰母子相見慚愧寃家解釋不論是女是男明月寶珠憐惜何期長大成人全無孝義禮節問着瞋眼努睛應對如同抵敵父母彈指嗟呼惆悵雙雙淚滴若還如此為人休問前程消息我見不孝之人虛空雷公霹靂折罰現世貧窮伶仃不度朝夕勸君省定晨昏竭力和顏悅色若要鳳髓龍肝也着為他求覔有無欵曲披陳不可言前阻逆在生甘旨無虧死後不須追憶若能如是用心天地龍神佑翼嵇

富有起家定須高官顯職右出大藏經無字函第十卷

彭祖養生說

彭祖曰凡人不能無思漸漸除之人身虛無但有游氣氣息得理百病不生道不在煩但能不思衣食不思聲色不思勝負不思得失不思榮辱心不動神不極亦可以長生矣却病十法靜坐觀空照見一切生死是非利害毀譽得失皆妄非真譬如泡影當下消亡一也煩惱見前一時不能排遣便宜尋一暢快事令其釋然所謂借境調心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庭和順朋友契合無交謫之言六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常使有幽然自得之趣而畔援歆羨寂然一念不生七也慎風寒節飲食嗜慾澹泊思慮減少行住坐卧惟期自

適毋以自強八也覔高朋覩友講聞懐出世之譚九也毋以病為苦毋以死為患常令胷次寛平襟期洒落十也彭城九十翁洞㵎居士謹識

文公小學語

柳玭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悪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悪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厮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麯蘖以啣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惹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

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亭州敦復子錄

邇言

邇言者華容孫宜仲可先生之所著也予嘗校序而梓行之矣覯事愴心因錄數條非有擇也曰夫吉凶悔吝者動之所生也憂喜禍福者為之所成也故人而為善雖不得福禍其遠矣人而為惡雖不得禍福其遠矣君子得福者常也得禍其不幸也小人得禍者常也得福其幸也由此言之措身處國御世長民之士可不求其端乎故曰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蓋言禍福之不可恃尤而修為之相與感應也　夫視人以為出庚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

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勢也此言聖人之偷養心守道澹泊無為而百度自貞改不在於事為之制物為之防也夫堯舜之時風氣簡純奇淫侈湣厥端未肇聖人之心有天下而不與焉故土階茅茨若將終身是雖節制之道亦時勢使然也夫天下之所以日趨于窮者虛文盛也　夫賞不可使趨不有不賞而勸者邪罰不可使畏不有不怒而威者邪故規矩素立則人之習之稔矣限制素明則人之守之定矣習之稔守之定故可以無賞而恒勸無罰而恒畏也使民恒勸恒畏者家國之所以不難而易也故家國天下其勢不同其用亦不同國得以自由斯生殺行焉緣法繼教也家不得以自擅斯規制行焉即教為法也夫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此其說尚法制箝束者矣然禁童子之暴謔則

師友之誠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鬭閱則堯舜之道術不如寡妻之誨諭蓋言徒法之無用而素信之可以諭也故規矩限制其始未嘗廢賞罰也賞不必生誘之罰不必死繼之行之既久民自了然知其不可犯矣故曰家國天下勢不同用亦不同不得已也　國之存亡家之興廢雖有數焉卒以天理為果報爾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夫慶與殃非倏来而驟至也由和氣之感召者深乖風之鼓煽者久故福不可禦禍不可遏也是故為祖父者心不懷非僻之念口不道狼戾之言身不履淫污之行存忠厚以立規模敦孝敬以端表則務耕稼以示勤儉甘柔弱以寡爭鬬厚親戚以篤恩愛凡此皆所以養和氣而繫人望也故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言天道之終還而為善之不可不強也反是而責報

於天難矣難矣　人材之出國之所昌也子孫之賢族之將天也家有若人則當愛惜保護以俟其成立無彼我論焉可矣乃或懷怨萌隘視人之有惟恐勝己也陰摧隱射撓陷施之然後為樂斯豺狼之用心而犬彘之不如者也夫四海之廣群生之類賢良俊乂猶將有弟兄子弟愛焉況俱為肉骨統闔門戶者乎昔六朝之君猜忌同氣至於剪落洪枝終歸覆敗史氏論之曰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將七廟祀絕家國之理茲言其驗之夫蒸民之生富貴貧賤有命存焉求之不可致却之不可麾也教子弟者要令其守道脩身樂天俟命已爾富貴榮利慎無使求之夫求之而得忝於心矣求而不得喪其節矣或使已為卿不用而教子弟以求富貴升已亦棄其平生取訾笑矣昔陳咸不應父言而曰教我以諂故能終壞漢室至

謂我先人豈知王氏臘哉斯素行之所成也若齊朝之士羨其
子善琵琶伏事上官無不賞愛者殆異乎人之教矣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四目録

詩芹篇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四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晟伯成　唐鼎叔永　梓

詩芹篇

顧東橋遺詩

往士人嘗誦大司寇東橋顧公寄太宰梁端簡公詩有十年大計黃金賤之句亦僅二句其東橋集亦無有今從端簡縢孫晉庵公得其全蓋顧公填楚時寄公賜還山詩也公後有劄謂天下士言萬金不貯必曰梁公為紀實云因載之詩曰詔下天門許挂冠明王親賜老臣安十年大計黃金賤六省清風白日寒直道功名甘自許清朝品騭復誰寬東門爪地相憐並欲擬投

簪續舊歡

王古直日影詩

美芹錄載王古直仁甫日影詩蓋古直黃巖人遊京師過視鄉人於刑獄被逮並以置獄甘侵辱緘口不言獨暴立烈日中不與衆囚伍刑曹主事李廷美異之撿衣帽得柯學士詩曰爾能詩乎使賦日影詩須臾成縱之歸長揖出獄吏群而咲古直名由此益顯而不載其詩吳人冷山人集明詩有此予嘗錄得因爲補載曰暠暠散陽暉因物始成影萬象妍醜分一一見妖魑屏死雀成駒馳金烏異鐔冷長夜照圜扉冤氣正延頸較之景宗競病句陳思箕豆詩不翅過之矣

南太史秋居集杜

詩之法材料欲銖錙悉配而意相屬即漫然成句難之而集句

尤難集一人句益又難如匠者檢散材成巨室不加繩削自然湊合何可得也故古今人集句曾不一二閑中南太史子與秋居集杜至六十章無一字不停匀無一句不貫穿杜固工琢句而子與復工配擇真天地間奇寶天孫之杼爛煥也今錄其四章而子與之材及其本集可槩見矣 柴扉臨野碓 雨 欲掩見清砧 腹長日容杯酒 江亭 群雲慘歲陰 冊中書懷 世人共鹵莽 空囊 時物正蕭森 冊中書懷 愁眼看霜露 遣懷 星辰北斗深 送崔侍御正一作自 自古幽人泣 贈衛大郎 蒼生父寂寥 贈盧參謀 江山如有待 後遊 日月不相饒 立秋後題 病葉多先墜 薄遊 寒松竟後凋 突主彭州 此生隨萬物 觀李固山水圖 無補聖明朝 野望一作轉久 步屣向東籬 重過何氏 花開滿故枝 傷春 寬心應是酒 可惜 排悶強裁詩 江 烏雀荒村落 滕王亭子 山河戰角悲 遣興 圖南未可料 泊岳陽城 下 何用羽毛奇 鸚鵡一作過向 受性本幽獨 客堂 青雲滿後塵 寄曰 李 家聲

宵墜地（送王縱）儒術豈謀身（獨酌詩成）脫略蟠溪釣（贈鮮于京兆）婁宗漢苑春（在途所行）窮愁一揮淚（贈蜀僧閭丘）更覺老隨人（酬李都督）

漂母圖詩

杭城有一家壁掛漂母圖上有二絶句曰千金報德未為奇阿母何須便怒為若使王孫知此意肯教快快受誅夷一飯常懷報德深歸來不負贈千金豈知漢祖酬功日不與王孫共此心皆有深意何文興談

朱博士詩

滁陽朱遜泉勛白鹿洞長理學工詩陶寫性靈常得幽趣吾徒其孫國醫椿得其刻本誦之不倦椿七十餘與其祖同而德亦似之因載其瘦馬吟曰歷盡風沙古戰場骨高毛聳減精光櫪間斗粟何由飽市上千金未許償戀主肯辭勞汗血遂人多是

計驪黃天寒歲晚燕臺下鳴呼孫陽也自傷又沙木一首曰萬念成灰兩鬢霜乞來骸骨合收藏百年螻蟻終搶食一日蜉蝣敢恃長白屋暫留如旅舍青山久擬是家鄉闔棺但只求無愧生死于今亦兩忘又謝張公惠炭曰誤訝生紅好那知守黑安寧論炙手熱應解裂膚寒性伏猶餘烈心灰未化丹何如在山日曾作美材看除夜曰今夕守殘歲明朝歷七旬漸知泉石味轉與水雲親天意私貧我山靈要托人掃除門戶淨收取自家春

嚴兩山詩

劉忠宣公以戶侍致仕搆東山草堂厥後起右都御史督兩廣軍務友人嚴兩山永濬以詩送之曰公云青松護短墻歸時定見鶴翎長野人不解山靈意只恐移文到草堂公之出處固非

尋常可測而兩山之詩意厚矣必忠宣而後有此友也然亦可以觀時今有以此言進者乎

汪大呂盲山人詩

汪大呂諱元英休寧人素稱詩未有聲已雙目盲而詩始工今所傳秋聲草七言律一百二十首皆詠秋景物而皆盲後作瞽者於秋必工而秋氣感人最深以其深感入其工秋此大呂詩所由成也唐人詠物有此体然未有七言律無若此多者置在唐編中不知誰雌黃故大呂詩以瞽工而亦以瞽傳矣今錄其首秋風一章後世得無有不見全篇之恨乎曰全未吹迴木末瀰蕭〻颯〻滿川原江天白捲波濤壯野日黃霾壓壚昏團扇怨姬空掩泣扁舟歸客暗消魂遙聞萬馬聲嘶動徙倚寒雲帳玉門

田國華詩

田國華諱宗文為宣撫九龍子九龍東禦倭娶吳姬生國華姬固善詩而國華少最穎遂禅其業長厭夷俗出居澧水北面孫雲夢先生講執詩日工有聲又以詩請正於區太史海日公太史甚稱之未及三十不幸蚤卒惜也夫名區甲里或此道寥然而夷壤椎結乃有居然作者固知靈光発越不以地限尤不可以泯滅無傳也從區太史所得詩一冊今載數首以貽索珠者其呈殷夷陵無美曰使君為政楚城隅鎮日風流吏事無但道秦灰餘劫土不知月色藹和珠猿啼旅夢醒巫峡花發鄉心滿石湖白雪倡来高自絶和歌寧復數巴渝其宿伸公房言別曰獨宿伸公院閑雲滿翠微朔風催客思暮露上僧衣趺坐翻經罷飄零問偶歸何年南嶽寺振策共相依送吳翰之謁譚總戎

曰孤城瘦馬遲斜暉湖上鶯花歷乱飛無那別愁還進酒忽驚寒盡又更衣風觀鬼國同人少路出盤江故侶稀倡和定知頻入幕狂呼明月醉芳菲歸里後憶在華容與習孺叔成孝廉鵷初太史道仲和尚醉遊有述曰憶昨興來尋二阮竹林雲石共躋攀聯床屡夜愁秋雨倚杖終朝看遠山斗室琴樽聊自適化城猿鶴與僧閒過從更有張公子載酒時時醉客顔

田子壽詩

田子壽諱九齡即宗文叔居夷而懷桑孤蓬矢之志號入滇山人與宗文有事孫先生購書充棟而巢居其中叔姪自相師友稱詩友天下士其詩惜不多見獨具因吳山人寄懷予王行甫詩一首固已含蓄深婉稜層當家昔金昌緒僅有打起黃鶯兒詩一首浮傳世苟賞音不在繁多詩曰才名江左尚烏衣瓢落

林塘靜掩扉短夢聽徐和雨斷尺書有雁背人飛灃蘭顧我秋紉珮楚菊同君日療饑占勝柯園容結社相尋一舸澹忘歸

蓉蒼閣四歌

予家小閣俯抱山河故人詹東圖題曰蓉蒼取子瞻賦中語客集觴飲賦詩甚饒獨吳朱俞方四公成長歌四章而吳朱下世閣亦頹已不欲琳琅之音盡泯也因識之此中循銘盤盂勒鼎彝矣吳先生明卿歌曰臨皋萬戶充南郭中有詞人讀書閣野容能乘野興來一覽山川窮二鄂山川佳氣鬱蒼蒼白雲黃鶴遥相將思亮南樓隔煙水春申故壘平林塘林塘煙水自今古吳魏紛爭誰足武有酒且醉醉且歌圖麟畫鳳俱塵土塵土從來易誤人偏君閉閣甘沈淪爲問江鄉幾知己能令此地生精神朱中丞秉器歌曰齊安負江萬家郭郭前水山故相錯水如衣帶

山蓮蒡幽人讀書起高閣展卷白雲當面落星檣風帆影簾幙下看白鷗上白鶴嶠雪峰霞俱不惡十年典墳啖如臛酉陽羽陵窮討索楊雄顓精胥臣博領會古人棄糟粕竹冠泥塗氣揮霍臨文運肘摩鵰鶚千古詞章素王托大夫珥貂吐雄略不爾冥心向寥廓棲遲一丘兼一壑七尺那能受羈縛啁〻啾〻詹底鵲俞山人安期歌曰王郎白眼厭城郭青眼留將向寥廓櫝江館側赤壁南百尺巍然起高閣八窗翻達天中央波閒日影翻離梁亂峰西來水東走千里映發俱落〻左眺武昌右夏口楚向坐中吞八九樊山青翠撲人眉鄂渚風帆拂其肘王郎居此何所為著書不遣時人知日邀僊客飯白石夜令太乙燃青藜書成便作藏書室玉笈深函蠹鳥跡好聽他年絲竹声嘈〻似出尼丘壁方山人仲美歌曰長江東來幾千里衡廬兩山對

桐峙君家構閣何崔嵬江色山光滿匈裏幾時雨泊齊安城齊安驛前江水平閣中十月展高宴使我更復忘歸情洶々驚濤閣欲動颯々任飈激飛棟城樹冥濛失鄂陽江流決莽吞雲夢五月零雨寒偪衣樽空更滿魚鱉肥朝遊暮醉興未竭雷電夜爭燈燭輝曉來結束雲物霽憑欄俯盡江山勢吳檣越柁紛往來漢水荆門緬追遁高閣題詩一和君詩罷放歌聲入雲身如鴻鵠縱六翮為謝籠中鷄鶩群吾觀此閣高無敵前臨武昌後赤壁庾公蘇公今寂々此閣隨君飽經歷

宋海翁清江引

宋海翁登春詩有天趣兼善小詞嘗客華容孫給舍宅作清江引糯米酒兒鮮魚鮓還喜生薑辣秋天不肯明只把雞兒罵呼童兒點燈來花下耍風流自在然亦晚年信口漸入香山

張伯雨水仙子詞

蘇州張伯雨罷官歸作水仙子詞江左風流清味畢見矣曰歸來重整舊生涯瀟洒柴桑處士家草菴兒不用高和大會清標豈在繁華紙糊窓柏木榻掛一幅單條畫供一枝得意花自燒香童子煎茶

先太史孔明贊

先太史稚欽始中館試題為慶成宴詩孔明贊詩已載集中獨賛棄不載姑筆於此隆中龍卧是無東漢營中星殞是無西漢天能壽公公能壽漢本伊呂之儔胡管樂之願

答夷使對句

成化間夷使入朝有對云朝無相邊無將玉帛相將共宁以不能李文正公聞之即教以對云天難度地難量乾坤度量大以使悍服

東坡像並海棠詩百字

石林詩話曰海棠詩為東坡先生最得意之作故常喜寫人間刻石有五六本此本予里農人得自古墓中始掘時為鉏钁所壞後規而方之也去其餘僅存百字詩有先生自繪像亦先生自云而氅拄杖正與詩意相發即小剝泐不妨偉觀信是異物完者自尠予頃購得覓匠搨觀瀟洒秀逸而遒氣不除可稱二絕真所謂畫中詩詩中畫也夫先生之在當時踣躓貶竄身幾不容至五百年後墓中文石半出殘斷尚吐虹光為世所寶不祥者名中身不泯者身後名耶又先生於他書嘗云此紙可劉錢祭鬼至五百後當有百金之享蓋已定今日價矣

婁妃詩

寧廢王妃婁氏賢明解吟詠苦阻王逆志王令題樵圖乃樵回

首與婦語曰婦與大丐夫轉聽採樵淚是擔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莫向蒼苔險處行可謂深於諷諭王知其意而不聽予往得之友人黃別駕登之其曰金雞未報五更曉寶馬先嘶十里風欲借三盃壯行色酒家猶在夢魂中則發難時作也王死曰紂聽婦人言失天下我不聽婦人言亡國悔亦深矣

周京兆董夫人詩

京兆周元孚弘禴繼室董夫人字少玉董侍御叔玉女弟也才行絕世元孚雅善詩而夫人嗣業別出機軸言言杜法其得意元孚亦自謂不如而人反謂元孚詩出閨中從元孚左次雁門間關道路以羸疾卒年二十九元孚排擣其詩曰存稿僅百篇而其在彭蠡遘風舟幾覆乃詠厝予方平生伏忠叢之句以慰其夫可謂女俠今錄數篇以標彤管其盤中小金魚曰青盎容

升斗無風水自秋更教萍藻合新月不驚鈎夫時在嵩嶺曰流落客邊舟刀環在馬頭莫憐楊柳色管取只封侯采蓮曲二首楊柳遮大隄游女往何處雲破棹歌寒鴛鴦時飛去妾家在錢塘莫問湘江水辜負惜花心有意采蓮子深夜見燈花曰頻頻珠淚墮銀臺夜〻燈花爛熳開撥盡爐烟香未散玉人騎鶴定歸來中秋感懷曰晴光萬里遍長城玉鏡高懸處〻明故國登樓魚鳥近他鄉作客夢魂驚浮雲絕塞征人意落日深閨少婦情莫倚朱顏還易老年〻白髮伴愁生梅花曰細剪龍鬚綴紫瑛芳菲旖旎更輕盈香鱗片〻和烟暗瘦玉枝〻倩水橫遊子橋邊詩思冷仙人掌上夢魂清莫教雙笛吹零落留待羅浮向月明

王中丞母大淑人詩

四明王太淑人為大中丞應鵬母享壽八十二歲閨範母儀字内稱焉工七言詩曰蘭莊集其孫楚藩從事伯莫子期以貽予予讀之快爽可當栢梁上坐矣然自是閨語錄其一章以俟世之按彤管者其夏日送大卿赴任武岡曰麥秋春去客程初遠逐湖南萬里餘人静夜鴣啼有韻道偏秋鴈淚無書簷珠網就絲难盡梅荳丸成苦未除伯樂自来何處覔錯將良驥駕鹽車

畢母孫孺人句

畢母孫孺人宏博已載閨德篇詩文尚秘但傳其春雪滑花字句曰弱柳初飄絮殘梅更落花宛然謝庭風味子中含君伯侯輩承父以朝霞庭課曰日映霞〻映日朝霞與麗日同輝皆未及就孺人已曰天連水水連天秋水共長天一色

非幻上人詩

非幻諱性欽住都城北十里外摩訶菴能詩善小楷書皆得空覺之趣予嘗携客往憩其榻而談數經論香茗餅餌未嘗不移日也其喜予過訪詩曰禪門重繫馬灑脫尚名韁榻借松陰翠盃含菊蘂香清談名理窟幻有剎魔塲亦是看心侶皈依礼法王其為予兄沅湘壽詩曰釋理遺生滅端為不滅因金剛摧朽木寶筏濟通津我春華封祝君家具爾人沅江濤捲雪遥識謝池春五言妙境畦逕盡除集明詩者旁羅緇衲恐不能釋此片玉也別有無弦上人住慈壽寺旁善琴朗秀大堪着麈皆不失高僧傳流品

李英詩

南海歐楨伯侍兒李英與其主人俱以詩名海內予往過楨伯於燕邸督武學時英行酒東大寺中予咨是英不悅曰奈何辱

文士楨伯曰予不喜渠作此恐增我名癢麾令去時殿前新鑄大佛數座因令賦金鑄佛逡巡而獻予甚賞之詩曰鑄金成佛便通靈不獨銖衣紺髮形何事本來渣滓詈傳衣無係自冥冥尚存其他詩數十首

朝鮮許妹氏詩

朝鮮為箕子封國沿習文雅原異雕題椎結第其孱弱不競遂為倭奴虎口餘肉通夾中國士相從幕府往援肉而羽之因通其俗而薊門賈司馬新都汪伯英選梓其中詩成帙獨許妹氏最多而最工亦錄數首以為麥秀之遺音亦其地川嶽之靈偏發於陰於柔如其方偏故獨盛乎不知姬公召公之遺音許妹氏得聞否其望仙謠曰瑤花風細飛青鳥王母麟車向蓬島蘭旌蕊帔白雉裘笑倚紅欄拾瑤草天風吹擘翠霞衣玉環金珮

聲琅〃素娥兩兩鼓瑶瑟三花朱樹春雲香平明宴罷〃入蓉闕
碧海青童来白鶴紫簫声裡彩雲飛露濕銀河曉星落甘 湘絃
曲曰薰花泣露湘江曲點點秋煙天外緑水府凉波龍夜吟蛮
娘輕憂玲瓏玉離鸞別鳳隔蒼梧雨氣浸江迷曉珠神絃声微
石苔冷雲鬟露鬢啼江妹瑶空星漢高超忽羽蓋金支五雲淡
門外漁郎唱竹枝銀潭半掛相思月寄女伴曰結廬臨古道日
見大江流鏡匣鸞將老園花蝶已秋寒山新過雁暮雨獨歸舟
寂寞窓紗掩那堪憶舊遊送兄篈謫甲山曰遠謫甲山去江陵
別路長臣同賈太傅主豈楚懷王河水平秋岸關門但夕陽霜
風吹雁翼中断不成行遊龍山呈吴子魚先生曰桃花開後杏
花稀客子来時燕子飛山郭數村芳草合野籬三面亂峰圍風
塵岐路何年盡破帽長裾此計非遙憶故鄉歸不得白雲春水掩柴扉

杭妓雪琴詩

杭妓雪琴慧麗絕世兼善詞翰為酒糺鈎棘百出不亂胡尚書梅林公以名徵至即令賦雪琴擊鉢韻成公曰妙曰大人咸如虎雪琴心獨苦日出雪欲消絃斷琴非古

妓柳金南詩

黎民牧為舉子從其父文僖公遊南京院妓柳金南才色逈出流輩民牧與交厚金南年二十四民牧率諸貴遊賦詩贈焉金南自賦一詞小妾年方二紀檀板重敲十二欄干倚徧步重移兩度巫山雲雨二十八宿手中輪數不到張星翼軫闘者絕倒以皆二十四意也是年卒亦是語讖又有送民牧會試詩云淮浦青青淮水渾安排樓櫓送君行明年二月鶯花發君聽傳臚妾倚門金南善畫嘗以畫扇百柄餽民牧誤送文僖公許公受

而不怒次日會僚屬賦琵琶箏紡車行揭之中堂媿氏焚琵琶箏猶
金南紡車則其夫人金氏也老猶紡車云

沈飛霞虞美人詩

江陰山人沈飛霞鶩目翳不見而性景頗能辨蝿頭字嫺於詩賦工臨池執重名雅望公卿多下之而吏部栢潭孫公尤為莫逆交一日宴集值庭前虞美人花正開索詠沈立就曰粧殘慕下霸圖空顔色如花舊楚宮忍就魚腸三尺雪染成腥血一枝紅纖奇斂尊春心殫廣袖翻階舞節惆悵拔山人不見托根芳草到江東孫公賞嘆曰此可報雙珠矣

何文興論宮人斜詩

唐宮人斜詩有應有春魂化為燕年年飛入未央棲之句予友廣德守何文興偶誦之曰宮人死入斜生皆怨女何未央之思

乎夫無寵而不忘恩寵乃所謂托諷而非其實情若實情當云年年肯入未央棲矣予曰唐人㧅情以寄意其思深宋人指實以刺事其義淺此言得之矣

郭外觀薛麗人騎彈詩倡和

麗人名素素出吳貴人遺体隨母展轉落籍平康適年入鄴門築靜室人跡不到之地齋素服縞或是緇布棲禪梵唄一洗塵雜娛心文府作楷寫生小詠琢句皆銜古法人誦詩辭以簫管應之字字梅花飄落嘗彈其小婢領對而彈之彈去而歸不知故日不睱躋則有罰墨客過從文讌酒讌多晋人俊挺解悟其於座上偏賛賓客居然江東王太傅風度而容得其藻譽片語不炫許約月旦評不御鉛華不佩椒蘭而皎可鑑芬出膚理所謂斐叔則垢面蓬頭皆好也又性好操作理繁細以助檢攷等

貂帽皆自製戚里貴人家多取則焉偶出郊外騎彈過而見者嚴中合倡以詩六韻詠之而一時倡和者張誠甫沈孺林輩凡十餘家其朗哉和詩曰紅頷梅點頷綠鬟錦纏頭笑展桃花扇嬌雛燕子樓電飛馳迅騎霞樂颺輕裘挾彈韝鷹姤彎弓陣鴈愁當無無輦止解佩有川遊可惜千金女難封萬戶侯子和詩曰孤開弦滿月高抹玉搔頭欲奪胭脂塞輕簪翡翠樓胡裝貂作帽宮隊錦為裘楊葉千重破桃花百轉愁柔心偏俠氣小擸趣春遊娘子軍如出蛾眉也拜侯姬亦自奇懷人詩曰良夜思君歸不歸孤燈照客影微微携来獨枕誰相問明月空庭淚濕衣句調不凡因並識之夫往者青樓曲里彼其之子皆淂聞於後世而桃葉團扇姬婢炳然流光况此離垢無上秩固之翩翩者哉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五目錄

語詮篇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五

黄岡　王同軌行父　著
滁陽　夏守誠[illegible]　校
繡谷　唐晟伯成　唐昃叔永　梓

語詮篇

臞仙肘後經序

徃過酒肆見臞仙肘後經乃檢日歷書也序云天地間未嘗一日無風雲故凶星惡煞無日無之所宜避人心一天地也靜日少而動日多人身一天地也安日少而危日多世事無不然此陰陽消長自然之理故在修為能修為如宋仁宗朝不乏小人而終不勝善類之衆夫先儒已謂陽一而陰二故治日少而亂日多君子寡而小人衆君子與小人鬬則小人勝有槩於中因

識之家司徒叔父常謂予自入仕以來但遇歡宴即慮享受過當或至造化割折而明日必有不如意事觸忤惱人此亦盈虧之理占於日用者可為砭愚之助也貴人肥腸滿腦且如此況我溝壑畸人

疑陽道人偈

衡郡大司馬劉公堯誨號疑陽道人邃理學有偈語四予嘗過衡與其子際炎遊因索得之未嘗不日三復焉今錄其二於此曰毋執來去之勢而為權毋固得喪之位而為寵毋戀聚散之緣而為親毋認離合之身而為我○毋厚養生以累蟲蛆毋悖積財以累賊盜毋陰行險以累鬼神毋巧取名以累造化

五十七字對

表伯修太史寒夜集宋晉甫侍中維摩室作禪莊語頃成五十字

七字對空達二義如起二公地下字字證印今載於此曰那畔消息見些點兒有甚巴鼻若非是千了萬了說不盡百様郎當因此上雪山中忙倒了釋迦喫麻喫米受苦檐饑生怕放逆魔花費了眼前日子　這邊爭情到十全處還未稱心忽地便七句八句嘆原來一塲扯淡只落淂漆園裡笑殺個莊周應馬應牛逍遥散誕都將逆順境交付與頭上天公

口業意業

嘗過董平倩大史見其書齋壁字因錄以自警曰口業滑溜不覺隨順說出意業習熟不覺隨順流去爾以富鄭公云守口如瓶守意如城蓋晚年語豈非法華顯顯之旨耶能爭此二業則身業自寡矣

道者對聯

麻城周柳塘先生談理繕性從遊者衆忽一道者過之延於湖上値先生有覊不即至道者意不懌書一對見貽而去曰兩個心知一個清風一個月十分春色五分濁酒五分詩語微有諷字偃遵逸而工先生一見遠近物色之不得竟不知是何人

悦心長老

悦心長老居京師羅近溪偕諸同志訪之問議之際長老曰諸公皆可進獨不許近溪衆皆愕愕問故曰載滿了近溪大服

胡東洲語

胡東洲公爲督學時有士其干紀不馴懲以夏楚而明年以狀元登第官翰林東洲述職抵京赴其筵此公故以古哥窯盤盂行酒曰此器世所寶待人不易識耳東洲曰予亦識之卽華美終是脆薄不若良金美玉可寶也此公有愧色麻邑劉莊襄公

談其孫子敦以語我

黄大痴語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購別墅於劳劳亭之北池館臺榭珍花奇石逶迤屈折匯意賞心黄大痴過之留酌池上酒酣問三老費值幾何曰千金曰二十年前我遊此值可萬金費何廉也三老曰然但我謀之久其子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如李相刻石平泉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怫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曰教我也老悖空為子孫作馬牛耳餘姚宋承山憲副嘗以語劉子敦

楊石齋語　汪閑齋語

蜀楊石齋廷和當國時弟為卿者一任方面者二諸子姪又數人皆通顯子慎復成進士第一人賀者填委公獨顰蹙不歡或問

故公曰君知傀儡場乎方奏技時次第陳舉曲終而傀儡盡出人家氣数有限盡洩不宜吾恐今是曲終時也未幾以議大禮不合公罷相歸慎戍滇僉事恂以殺人抵大辟人始服公先見都諫何石亭光裕亦蜀人以語廣南守葉南巖吉茉以為家訓見其繹思錄又載汪少宰閑齋語曰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既盛要當培植為来春膏液恐為凋謝之漸南巖閑齋皆廣信人予又聞王文成老尚乏嗣人以為憂公曰幾見千葉石榴結子者乎皆是勘破造化夫楊公相業彪炳升菴文章氣節俱是千古人物傀儡齋出榮悴之理匪所論文成世爵蟬聯千葉石榴花竟亦結子第其持盈不盈如其所言乃所以有其盈也故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一旦獲二城臨饋而嘆陶朱公既富室妾悲號凡若此非知道者能乎

彭文憲公語

廣信葉少宰鏜微時屢蹶場屋其尊人南巖公慰之曰不怕無官做只怕有官不會做嘗聞費鵞湖初第時謁彭文憲公公曰青年妙才高科皆天下第一事殿上金堦滑須慢慢行倘放步失跌便急切爬不起来費年少負氣頗不平後久宦歷宰輔嘗舉此以教人曰此前輩善誘人家法也汝輩榮進有定分終強不得立得脚根定何往而不利哉此爲躁進者勸故有定分立脚根之說非是患失欲如老子繫車輪覲井也

柳山人廣東坡句

廣陵柳山人陳甫靖慶間以詩豪燕中今以老自斷不吟寓居金陵杏花村地極幽僻壹意娛樂纖塵不挂人皆悅之有我家先生之風昔東坡有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四句山人廣之

謂靜坐不如遊戲因曰無事此遊戲一日當三日若活七十年便是二百一巳自增壽政得遊戲三昧起東坡地下亦必謂可人

陰德不在遠

長興顧氏宦成無子家姬十五人一日與內君酌諸姬皆侍嘆曰我平生事皆陰德何以絕吾嗣乎一姬曰陰德不在遠公悟曰我今日行陰德當嫁汝姬曰我豈自言理固如是我死從夫子耳公因以其言盡嫁十餘人巳生三子母即言死從者蓋生子在寡慾怨女曠多亦損德言而當何嫌出婦口不寧惟是人有求子不得反失爹之誚蓋有背相望指可百數矣

傅慎所自警箴

安福傅公應禎為御史以抗言長流定海起大理卿自警箴曰

識見高遠者小人之言不能入動止光明者小人之計不能行
度量卓越者小人之侮不能加義理透徹者小人之見不能誘

洪陽先生名言二首

公恕足以孚衆志坦易足以消群疑禮數毋嫌於分中喜怒毋
溢於法外毋偏信為所賣毋偏向為所欺勿恃健而過勞勿乘
倦而還就莫臨機而失好事莫徇世而務多營忿纔興徐停止
以思之慾初萌遽猛省以遏之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
莫礉确以沽名毋借公道遂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憑怒徒足
損己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閒遇急便宜從緩分數明可
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清心正直可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

楚侗先生名言二首

俗情濃釅處淡淂下俗情勞擾處閒淂下俗情苦惱處奈淂下

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方見學識超越處也譽而喜毀而愠利則競害則擾汩〻然從於物而不悟囿於俗而不知自振吾恥之()自處超然處人譪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欿然拂意泰然此非養盛者不能也燕居獨處汩〻然羣居類聚施施然沒會沒理轇轇然臨境上毅悵〻然志得意適揚〻然困窮拂欝戚〻然則其所養可知已矣吾里吳民部待之刻於清江寄亭所契深矣

濬恭定公名言二首

或問治民之術曰養民已矣問養民曰如養身已矣未達曰善養身者儉欲善養民者儉財〻者民之心〻存則榮衛周流百骸悅澤民不生焉者未之有也反是而欲其生者未之有也是故古之君子因天時順地利阜民財不以一人肆於民上夫是

之謂治人以身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〻上益下曰益者何益在上也損下益上曰損者何損在上也上損矣而曰益者何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夫是之謂益上益矣而曰損者何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是之謂損是故散財者王殖貨者亡彼盈鉅橋之粟積鹿臺之財者非萬世永鑒哉

羅文莊公語

正德中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姪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由冢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貽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易維效談

淡泊引年

揚司徒高祖留耕翁貿楮商山暫飯民家民出少蔬饌客苦澁

不可食噬去民不悅曰此吾父祖盛饌吾等尚不得食胡不福之惜也問何名曰此秋末采楊葉水浸者也問其世曰予祖年百二十歲予父年九十有奇予年七十子抱孫矣翁改容謝過卒備賓主禮而去因常以戒子孫謂淡泊所以引年故多壽可以為尊生箴矣楊水部伯隣談

袁伯修和東坡戒殺詩三首

東坡作戒殺詩袁伯修太史和其韻成三章佛理戒殺以七首戕賊生命實所不忍伯修三刜事佛皆最深戒殺特其細微耳

曰念為空身核業為潤身汁變化萬形骸胎卵及化濕共居佛土中謀生各自得楚痛誰能堪相戕何太急水珍炮鮭饈陸羞燔鸞鴨俎豆萃賓朋歌吹喧簫幕以彼微骨慘博我儂頰赤猶恨金盤內肪膏少肥白運着風捲雲剩脂污巾幘可憐橫死魂

繞釜啾〻泣蔬果宜胃腸此味真可缺人羊遍往來循環作主容塞耳經所譬清虛道自集○饑來喫白粥渴來啜茗汁六時經行裡鉢盂兩度濕清齋擁衲眠清福誰消得人命呼吸間年光敲石急因口造重罪曾不異鷄鴨萬錢充一餐金玉燦紗幕芻腴栗〻黃虬脯珊瑚赤剔骨積山高棄脂塗地白人亦大可怖猛虎而冠幘胎魂能入夢變形訴且泣食經并食典書妖簏可缺鑊獄受煑人是昔豪華客五辛亦當屏穢吻饑鬼集○三日不飲酒無異蝸亡汁一日不食肉有似魚離濕放箸倏已空一飽竟何得口腹我所緩性命彼甚急渾沌笑蚌鷸鬪弱欺鷄鴨血色蝕刀砧腥烟蒸帷羃不思味報至鐵網火洞赤一念熾積習黑業立化白譬如遇赦囚鉗鈌換冠幘戒刀須虛空魔王畫鬼泣世典不戒殺竺書縫其缺採毛可薦神烹葵堪邀客斷

殺從此始無令究垢集○附東坡戒殺詩曰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刲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温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懷慎烝壺似烝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羃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機赤琉璃載烝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髮得滿幘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壁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